

情缘



□ 徐孟瑞

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情缘

徐孟瑞

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翻印必究



版权所有

情缘

著者	徐孟瑞
编审	陈实
设计	石缘
题字	王宗亮
出版发行	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印刷	上海广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
版次	2007年9月第一版
印次	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
开本	889×1194毫米 1/32
字数	18万
印张	7.5
国际书号	ISBN 962-450-300-1/D.50685
定价	25.00元



近一个世纪来的情缘，包含着乡情、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交融，时时萦绕在脑际，由此萌生了动笔撰写本书的意念。幸得长者、智者、行家指点相助，如愿出版，借此深表感激。愿将此书奉献给我的先辈、长辈、同辈和小辈亲人、挚友以及广大读者。文中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——作者



引 言



中华儿女的鲜血，洒向神州每块土地。

炎黄子孙的骨肉，遍及世界各个角落。

俗语道：世上何处无芳草！

世上千千万万株芳草，

默默地散发着幽香，

美化着人类，陪伴着短暂的人生。

你可曾知道，这无数的无名芳草，

香度有多少？

你又何曾知道，这无数的无名芳草，

为人们传递了多少情缘？！

恰似美丽的紫罗兰和红玫瑰，

为人们送达那纯真的不朽的情缘……

—

浙江绍兴，中国江南老城。有各色古桥，缓缓流水，依畔着老屋居家。小船人家划着桨，徐徐穿过高穹的桥洞，岸上行人稀疏。女人家大般都呆在家中忙碌。

这是在二十世纪初。

一天，快到中午时分。太阳冉冉升起已多时，人们正在忙着准备午饭。忽然间，高升鞭炮的轰鸣声打破了街头的宁静。接着是连串的鞭炮噼啪声，锣鼓声和吹鼓手的吹打声。一瞬间，街上人群拥

塞起来。老人和小孩赶紧迈出家门，来到街上，踮起脚跟看个究竟。人群中不断发出各种叫声。

“快来看新娘子啊！”

“快来看新郎官啊！”

“这花轿多考究！真好看！”

“嫁妆不少唉！挑了这么多担！”

“来接新娘的人好多啊！”

“是个有钱人家！”

.....

果然，是当地名门书香人家许家，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了当地大户人家余家八少爷。此刻，新娘许盛珠正坐在闷热的花轿里，披着红绸头盖，低头揣测着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郎君，思念着即将别离的母亲和已故的父亲，思念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，还思念着同窗挚友夏克琴，还有……想着想着，泪水已充盈眼眶。但是，不能哭！一定要忍住！一来，办喜事是喜庆的日子，怎么能哭；二来哭出眼泪水来，会把脸上抹好的脂粉弄坏。再说余家八少爷来我们家同母亲说话时，我偷偷地已从门缝里看见过。他人长得端庄高大，听说人品学问都颇好。那就随长辈安排摆布吧！而此刻坐在高头大马上的新郎余志卿，身佩大红绣球绸带，穿得一身洋学生打扮的新衣，甚是威风。因为想着很快就可以见到美丽的新娘而过份激动，两颊彤红。

婚嫁队列浩浩荡荡，伴随着吹鼓手演奏的喜庆乐曲，来到余家大门口。高升鞭炮“噼！啪！”的轰鸣声，又此起彼伏。接着，那连珠炮似的鞭炮声，把新娘的轿子，送到客堂前方的天井里停下。在旁边的侍女和媒人，忙着搀扶新娘下轿。

拜堂开始了。遵从主婚人的口令，新郎新娘拜天地，拜祖宗，拜父母，拜其他长辈，夫妻对拜，等等。一套仪式做完后，新娘许盛

珠终于松了口气。随人搀扶着走进了新房，端坐在喜床床沿上。在旁耐着性子等待已久的新郎余志卿，急忙上前掀开新娘头上的红绸头盖。啊！浓眉大眼，高高鼻梁，两颊桃红，端庄温柔，举止文雅。确实是出于书香名门，非同一般！真是心满意足，欣喜异常。

待喜庆宴席结束，新郎余志卿便急切地与新娘进入洞房。

新娘许盛珠是读过一点洋书的新型女性。虽说这桩婚事的操办，是按老的办法，老的规矩；但许配给自己的郎君，确是意中之人，情愿相守终身。因而夫妻双双都沉浸在新婚的欢乐甜蜜之中。

却不知，新娘许盛珠的好友夏克琴，此时正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烦躁焦急。

夏家是绍兴城里颇有名声的殷实大户人家。曾祖辈和祖辈，历任朝廷官吏。父亲担任绍兴府台身边要职。家中有田有房有店。克琴有两个弟弟，是个独养女儿。父亲是开明人士，母亲也通书达理。绍兴城里读书风盛行，又是女中豪杰秋瑾的故里。夏克琴受父母厚爱。到了上学年龄，便同男孩一样去学堂念书。不仅读了不少书，识了许多字，而且懂世事遵礼仪，还受到当时时兴的新潮思想启蒙。想着争女权，争婚姻自主。眼看着同自己一起念书的许盛珠依老法子办了婚事，就联想到自己。

她独自一人，关起门来，坐在床沿闷闷不乐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婚姻大事是我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我要自己作主！”“我要挑选自己中意的郎君。要学问好，有才华，有志气，五官正，人品好的。”

想到这里，夏克琴忽然回想起那次去许盛珠家同她一起念书、一起玩的时候，遇上了许盛珠的弟弟许颂明。他穿着一套流行新式学生装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身材挺拔俊秀，言谈举止庄重大方。

当时许盛珠给双方介绍了一下。

许颂明先开了口，说：“你同我姐姐一起去学堂念书，可以学到一些现代的知识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”

夏克琴感觉有点腼腆。这毕竟是第一次见面。迟疑地回答：“喜欢。”

颂明说：“我听姐姐说，你念书念得好，文章也写得好。”

夏克琴急忙回答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这时候，许盛珠插上来说：“克琴读书用心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为人品德也好。”

克琴忙插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哪有盛珠姐学得好。”

许颂明说：“如今女子上学堂，念书，你们开了个头。往后，女子要同男的一样，读小学，读中学，读大学。还要出去做事。”

克琴问：“真的能这样吗？”

颂明答：“是的。当然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到，要一点一点来，慢慢实行起来。”

克琴点点头，表示赞许。此后，夏克琴趁着同许盛珠一起读书、一起说话的机会，同许颂明又有过几次接触。她还听许盛珠说，弟弟颂明要去北京上大学，心里更增添几份对许颂明的敬佩。

如今，许盛珠已坐花轿去了婆家。往后，我又怎样才能见到许颂明呢？怎么办呢？克琴有点想哭了。眼圈一红，真的流出几滴泪珠儿来了。正巧，夏克琴的妈妈此时推门进来，看见女儿闷闷不乐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便禁不住问：“许家盛珠出嫁，办喜事，大家欢欢喜喜，热热闹闹，你为啥不开心？”

夏克琴不作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夏克琴反问她妈妈：“你和爸爸去余家喝喜酒了吗？”

克琴妈答：“去了。我们还同余家伯伯、伯母说话，向他们道喜。喜酒场面蛮大的，里里外外摆了十几只台面，菜的花样也蛮多的。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”

克琴问：“许家去的人多吗？”

克琴妈停顿了一下，答：“许家伯母，还有盛珠的哥哥弟弟，都

去了。”

接着，克琴妈反过来问克琴：“你问这些做啥？盛珠娘家的人，是应该多去点的。”

克琴又问：“你和爸爸同许家的人说话了吗？”

克琴妈答：“话是说了，说得不多。他们忙着要应酬别的亲戚朋友。”

克琴紧接着问：“姆妈，你看盛珠的弟弟怎么样？听盛珠说他要到北京读大学的。”

克琴妈说：“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问起这种问题来？！”还未等克琴回话，又接着说：“喝喜酒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。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鞠躬，叫夏伯伯夏伯母，还问我们好。人长得不错，读书也好。可惜他爸爸过世太早，家里就靠他姆妈撑着。两男一女。现在女儿出嫁，还有两个儿子都在读书。虽然有祖上留下的财产，还有一些过去的积蓄，总归是日子过得比较紧。盛珠的姆妈也不容易。盛珠爸爸过世的时候，大儿子十三岁，女儿十岁，小儿子颂明才九岁。”

克琴听了沉思片刻，便问：“姆妈，你听说过吗？他家祖上是做大官的，盛珠的爸爸在省里的道署衙门做了三十多年的官呢！”

克琴妈听后说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他们家里又没有人做事。”

克琴急忙接口说：“盛珠的弟弟，还有哥哥，很快会有出息的。”

克琴妈瞪了女儿一眼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有出息？！”

克琴不再声响，头低着，两眼盯着地上看。

从这以后，过了好一阵子，克琴不敢在她妈妈面前提许家的事，更不敢提盛珠弟弟的事。可是在心里，却总惦记着许颂明，想撇开也撇不开。

一天，许盛珠托人捎信给克琴，告诉她要回娘家的消息。并且邀请克琴去许家玩。克琴当然满口答应。

到了相约的日子，夏克琴用心地仔细地把自己打扮梳理了一番，去了许家。盛珠把过门以后的事情一一叙说。对余家八少爷的人品，长相，待人，处事，都满心欢喜，生活也过得舒适；只是，总念着自己母亲。回家看见母亲福体尚安，兄弟均好，也就放心了。克琴祝贺盛珠有了中意的郎君，并且希望往后与盛珠保持来往，不忘旧情。

盛珠说：“你真是的，说到这里去了？我怎么会把你这位好朋友忘记呢！我们以前是好朋友，结婚以后还是好朋友，将来也还是好朋友。”

克琴忙说：“是的是的，当然当然！”

盛珠问：“克琴，可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过没有？”

克琴听后涨红着脸，没有回答。

盛珠又问：“你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提过这件事？有没有媒人上门说过？”

克琴答：“还没有。”

盛珠说：“不管是说媒的也好，不说媒的也好；老法也好，新法也好，总之，要自己称心的才嫁。这是我们女人一辈子的大事。”

克琴赞同地点头说：“盛珠姐，你说得对！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只不过我担心，如果我想的同爸爸妈妈想的不一样，那怎么办？”

盛珠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也不要着急。大家会一起帮你想办法。”

正说着，家里人来请用饭。

盛珠说：“克琴，你在我家吃顿便饭罢。反正你妈妈知道你在我们家，同我说话会面。”

克琴也没加推托,随着盛珠去了客堂间。见到盛珠妈,急忙称呼:“许家伯母,恭喜你,恭喜你!”

盛珠妈说:“克琴,谢谢你!快请坐,吃个便饭。”

不一会儿,又见盛珠的弟弟许颂明来到客堂间对他妈说:“姆妈!大哥有点事,不回来吃中饭了。”颂明见到夏克琴在旁,忙打招呼说:“请坐请坐!”

说着,颂明朝克琴偷望了一眼。颂明见克琴长得清秀,一对水汪汪的大眼,陪衬的是清晰的双眼皮,高高的鼻梁下方,有着两瓣樱红的嘴唇,牙齿洁白,皮肤细嫩,衣着朴素得体,谈吐大方有礼,人显得文静,又有当代新女性的特有素养。听盛珠姐说,她不仅能书写会诗词;家里的事情也会料理,心中暗暗欢喜。

吃饭时,盛珠妈不停地给克琴添菜劝吃。并且说:“克琴,盛珠过门了,他们兄弟两个常常在外面读书有事,就我一个人在家,你有时常来我们这边玩玩。”

盛珠听了紧接着附和,说:“你过来陪陪我妈妈,我也可以放心多了。”

克琴笑嘻嘻地忙点头说:“好的,好的。”此后,克琴过几天便安排时间去许家一次,看望许伯母。偶尔遇上许颂明也说说话。

几个月以后。一天下午,克琴正在自己房中练字。见妈妈进屋,忙起身叫:“姆妈!”

克琴妈坐下后问:“你的好朋友许盛珠出嫁快半年了,她在婆家过得怎么样?”

克琴答:“好,过得很开心,就是有时候要想她妈妈。”

克琴妈问:“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终身大事?你比盛珠也小不了多少。”没等克琴回答,她妈又接着说:“昨天钱家伯伯请人来找你爸爸说话,说是钱家二少爷要成亲,想要我们家的女儿许配给他。我们家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。你爸爸说要商议商议,没有马

上回复。我们琢磨着,先把这事告诉你,探探你的口气。”

克琴一听,脑门儿轰然一响,两眼直瞪着她妈,说:“姆妈,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!现在要提倡新法子结婚,不要再按过去那老一套办了。”

克琴妈听着火气便来了,说:“你说什么?我没听清楚!你敢再讲一遍!”

“我当然敢!我说,我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做主。”克琴涨红着脸说。

克琴妈紧紧追上:“你不要没有规矩!不要丢我们夏家的脸!钱家的祖祖辈辈有人在官府里做事,现在他们老爷又在绍兴府里做事。钱家二少爷书读得不错,还会做生意。他们家是有钱有势。如果你嫁过去,有吃有穿,有得福享。”

克琴说:“我又不认得他们,我不要享这个福!”话未说完,她禁不住眼圈一红,眼泪淌了下来。接着,便不停地抽泣。

克琴妈见女儿一哭,心软了下来。说:“好吧,好吧!今天不说这件事了。不过,总归要给钱家一个回音。”话毕,便不得已地走出了房间。

半个月后,许盛珠回娘家时又约夏克琴去玩。此刻,克琴正有满腹的话想对盛珠说。见面后,便把她妈妈说的钱家提亲的事全抖了出来。

盛珠听了以后问:“你想怎么办?”

克琴答:“我还没想出办法来。反正我是不肯嫁给钱家那位二少爷的。”

盛珠问:“那么,你心里有没有中意的人?”

克琴的心蹦蹦直跳,脸涨得绯红,好久答不出话来。

盛珠说:“不要紧的,你不同我说,你去对什么人说?你说出来,也许我能帮你出出主意。”克琴想想也对,我对她直说了,请她

去帮我妈妈说，便鼓足了勇气，但又有点害羞地说：“我中意的人，就在你们家！”

盛珠本来就有所觉察，这回克琴亲口说出来了。但盛珠故意装糊涂，问：“我们家哪一个啊？”

克琴说：“你还用问？你肯不肯帮我去跟我妈妈说，让他们把钱家提亲的事回掉。”

盛珠说：“可以是可以。说什么理由呢？怎么讲法？”

克琴答：“就说我不喜欢钱家二少爷。”

盛珠说：“这样讲可能欠妥当。女子嫁人，是父母安排许配给什么人，就嫁给什么人。又不问你喜欢不喜欢。虽然现在说是要按时兴的办法，自由恋爱，自主婚姻；但是，眼下好像还行不通。”

克琴说：“我就是要自己作主，就是要行得通！”

这下，可为难了盛珠。两人对视，面面相觑，僵持不下。最终，还是盛珠打破了沉默，说：“那这样吧，我问问我的妈妈看，有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克琴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克琴回到家，心里面七上八下的，站不稳，坐不安。生怕她妈妈说起钱家提亲的事。

晚饭过后，她飞快躲进自己的房间，坐在书桌前，装着看书的样子。昏暗的油灯灯光，斜洒在她平日喜欢的书本上。她眼望着书页上的字，却不知道字里行间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脑子里一直在回味着白天在盛珠家说的事。越想越发闷，越烦心。克琴想，如果爸爸妈妈一定要我嫁给钱家二少爷，怎么办？如果爸爸妈妈不同意我和盛珠的弟弟结婚，怎么办？眼下许家又没有来向我们家提亲，我怎么敢对爸爸妈妈开口呢？如果真的逼着我嫁给钱家二少爷，往后我这一辈子的日子怎么过？！越想越烦，眼泪不自禁地流淌下来。这时刻，克琴真想大哭一场。可是，千万不能出声，只得暗自抽

泣。唉！为什么做一个女孩子这么苦？！

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！克琴妈推门进来，克琴急忙起身称呼，搬了把椅子请母亲坐下。

克琴妈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下午，钱家又派人送来了彩礼，问回音。我和你爸爸商议以后，当时告诉他们，等过几天再给答复。”

克琴听后，心急火燎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姆妈，你们不能答应钱家！我是不会嫁给钱家二少爷的！”

克琴妈说：“你爸爸有点想答应他们。说钱家是真心诚意的。说他们家同我们家交往也不错，不答应情面上过不去。我说，再看看你的意思。”

克琴说：“姆妈，我长大了，你们要把我嫁出去，能不能把我许配给别的人家？钱家我是绝对不去的！”

克琴妈问：“你说说，想嫁给什么人家？”

克琴答：“我们熟悉的人家。”

克琴妈问：“除了钱家，别的人家又没有来提过亲事。你说怎么办？”

克琴说：“那就再等等看。你对爸爸说，快把钱家送的彩礼退了，把钱家提亲的事回了。就说我还要上学堂读书，还要帮家里做事。”

好不容易挨过了两天。到第三天，克琴看爸爸妈妈对这门亲事没有动静，就断定父亲是不答应退礼和回头亲事。心里一着急，就往许家去找盛珠。

好在盛珠还在娘家。她便把钱家来送彩礼，母亲如何对她说，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盛珠。盛珠说：“你那天回家后，我和我妈妈商量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家也去向你们家提亲。当时，我妈妈犹豫了许久。她说，我们家境况不好，攀不上你们家，不好意思

去提这门亲事。姆妈说，她很喜欢你，但是没有想过要把你娶过来当媳妇。我说，现在钱家来向夏家提亲，克琴又不愿意去他们家，她和钱家二少爷面都没有见过。难道你就看着克琴去受苦，不肯帮她？更何况，克琴确实对颂明有意思。他们两个已见过不少次，也谈得来。”

说到这儿，克琴的脸，一下子涨得彤红，热辣辣的。

盛珠接着说：“我跟我姆妈说，胆子大点，不要去想那么多。快托人去向夏伯伯夏伯母提亲。姆妈说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试试看。也许夏家看在以往两家情份上，会答应这门婚事。我姆妈已去托人说媒了。”

听完盛珠这番话，克琴心头那块沉甸甸的石头，份量顿时变轻了。便连声向盛珠道谢。

盛珠说：“过两天，我就要回余家了。你耐心地等等吧。有机会就过来看看我姆妈，陪陪她。”

克琴说：“好的，我会过来的。”

不出所料，过了五六天，许家果然托人来夏家提亲了。说是，许家大少爷的亲已定好了，是同沈家的二小姐。现在，许家的二少爷要来向夏家的小姐提亲。许家托的人走后，克琴妈正在想她同许家伯母比较熟悉，合得来，相互走动也多。她家二少爷书读得好，为人也好。只是钱家权大势大，殷实富裕。便觉得两头为难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也就没作声。

可是，克琴她爸爸一听许家也来提亲，就绷紧着脸对克琴妈说：“不行！克琴不能去许家！他们家怎么会来向我们家提亲！也不看看自己家是什么情形！”

克琴妈说：“他们家二少爷人品好，又是新派学生，将来会有出息的。”

克琴爸说：“将来会有出息，你怎么知道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他们

家靠什么？就靠祖宗留下的产业？靠积蓄？克琴去了怎么过日子？不行，我看不行！还是应了钱家的亲事，回了许家的亲事。”

克琴妈毫不犹豫，慎重地说：“你也要看看女儿的意思。她不肯嫁给钱家。”

克琴爸说：“这是她终身大事，还关系着我们家同钱家今后的交往。她懂什么？这事要由我们做父母的来决定，由不得她自作主张。”

克琴妈无言对答。

克琴得知父亲的决定以后，抱头大哭了一场。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终日汨洗脸，不思茶饭。克琴妈见状，心疼至极。对克琴反复相劝无效，只得再去求克琴爸缓一缓，把这事往后拖一拖。克琴爸只得应允说：“那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不料，钱家又几次三番派人来催问，还提出嫁娶的日子，是否可以选在两个月之内的吉日。克琴的父母感到很为难。答应吧，女儿那里过不去；不答应吧，怎么对钱家做交代？克琴妈提出：找个理由，再想办法拖一拖；克琴爸认为，拖也没用，拖的时间再长，女儿也不会改变主意。而钱家的主意已定，会一催再催，逼得更紧。

正当克琴爸妈心烦意乱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克琴的主意早已拿定：钱家是绝对不去的，许家是一定要去的。我的终身大事，就是要由我自己作主！我要自由恋爱！克琴隔几天便往许家走一趟。名义上是去陪陪许家伯母，实际上也可趁此机会与颂明见见面。她妈妈知道女儿的心事，又不好明说，只得由她去。

眼见钱家预定要娶亲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而克琴的爸爸妈妈还没作出决定。克琴的嫁妆，除了珠宝玉器金银首饰早已安排外，其他的都还未准备停当。怎么办？

有一天，克琴去许家看望许家伯母。吃过晚饭，还不见人回家。克琴妈有点着急了，怎么回事？等等不耐烦，就去克琴房间走

走看看。果然，在书桌上发现有张纸条，压在一本书下面。纸条上清楚地写着：“妈妈：这几天许家伯母身体不太舒服。我今晚不回家了，就住在他们家陪她。我已带好了替换的衣服和洗脸毛巾。请您和爸爸放心。女儿克琴上。”

克琴妈惊呆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啊！怎么可以这样？！”

克琴妈赶紧把纸条拿去给克琴爸看。克琴爸看完，大发雷霆。恼怒地说：“这成什么体统？！成什么体统？！”便大声对克琴妈说：“你想法去把她叫回来！快把她叫回来！”

克琴妈没吱声，转身赶忙去做准备。她要亲自去许家走一趟。

到了许家，克琴妈先同盛珠妈寒暄问候了一番，便把克琴叫到身边，切入正题。她轻声问克琴：“你怎么想的？怎么做得出来？”

克琴涨红着脸，不回答。

克琴妈又问：“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可以随便跑到别人家过夜？”

克琴还是不作声。

克琴妈急了，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先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！有什么话，可以说出来。”

克琴这才张了口，说：“姆妈，要我跟你回去，你和爸爸要依我一件事！不依我，我就不回去！”

克琴妈答：“依你，依你！我依你！什么事你说说看。”

克琴说：“姆妈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！还问什么？！我早就对你说过了！”

克琴妈故意装傻说：“我有点记不起来了。”

克琴看看，许家伯母就坐在旁边，有点不好意思；但是不说又不行，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她鼓足勇气说：“你和爸爸一定要答应许家提的亲事。如果不答应，我就不回去！”

克琴妈听后愣了一下。心想，我这宝贝女儿怎么会走到这一